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二十八回 蕭條異代不同時

文祥與衣紅最怕商量行程，兩個人都是沒有意見型，沒想到文娃先開口了：「你記得周博士的父親也是代議士吧？」文祥說：「當然記得。」

文娃說：「剛才我們截取到他們通訊的『影音』，她向她父親抱怨我們濫權，把她的實驗室給炸了。我想，你們應該去拜訪周議士，解釋一下。」

文祥還沒有反應過來：「我們憑什麼能見到周議士？」

衣紅搶著說：「走吧，我有辦法！」

文祥有點納悶：「他只是一個議士，有必要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傻子！你不是瞭解人性嗎？有其女必有其父，如果議會中有什麼阻力，她父親肯定是一個。」

文娃說：「說中了，她父親叫周不倒，是個活躍的人物。他原是中國地區商界大亨，從第一任連任到現在，影響力極大。周博士是他的獨生愛女，兩個人一年見不到一兩次。他今天正好在家，你們可以藉著傳達他女兒的消息登門拜訪，否則不可能見到他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必須說服他，是吧？」

文娃說：「最好還要有他的支持。」

周不倒家住北京香山區二一四五號。目前全球共有一百多個特別的「世界級」古蹟保護城市，中國就佔了八個（獨立的古蹟保護處則不計其數）。北京是最典型的範例，因為她的一級文物古蹟多，而且佔地廣，採自由空間設計，也就是說，上空的電離罩是隨地形起伏而建的。

在保護城市中，能量耗費很大，像紫禁城、北海公園等景點，都力求保持原有風貌。只是基於能量運用效率，其他高樓大廈一律都被剷平。因為在光照下，每單位面積的太陽能，全部提供給人類仍嫌不足，必須有額外的補助。而補助的能量需要輸送，這樣就會增加成本，提高損耗，還得增設複雜的各種回收設備。

因此，在初電腦城的設計理念，基本的前提便是要符合能量運用的最大效率。經過周詳的計算，每個人最多只能分配到十平方公尺空間（活動空間則在虛擬實境中，可達無限），如此一來，約有一半的能量可以由所在空間直接覆照的太陽能供應。換句話說，只有一半能量需要輸送。至於人口密度也是考慮的因素之一，如果密度過低，則公共設施成本加大；過高，則能量負荷又成為嚴重的問題。

此外還有交通問題，平面交通對能量要求不大，但垂直上下除了佔用空間之外，在位能的轉換上，就必須動用大量的重力設施。

北京在本世紀初，人口就已超過一千二百萬^①，後來經過分割，在A C B一一六N三九，即原北京城的中心區，設置了一個四千平方公里的電腦城，容納了八百多萬人，其中很多空間都是用來保留古蹟的。

香山在A C B一一六N四〇城內，緊臨北京城北，是北京西山的一部分，據《宛平縣志》記載：「山名香山者，杏花飛香二月中也。」拜北京為保護城之賜，香山山勢維持不變，房屋都沿山而建。不像其他都市，城市基準線概以一百公尺為限。

照理，新時代沒有特權階級，但是時代再新，也不能完全抹煞既有的現實。香山早在二十世紀就是一些高級人士的居所，儘管在電腦公平待遇的原則下，這裡與其他地方沒有什麼不同，但是一聽到「香山」兩個字，還是讓人舌擡不下。

衣紅叫了聲：「哇！香山？」

文祥比較沒有這種常識：「香山又怎樣？」

衣紅說：「又怎樣？普通人沒有資格住！」

文祥豪氣大發：「我可不是凡夫，我住月球！」

衣紅也不干示弱：「仙子是我，我住六詔山！」

文祥說：「管他是誰！我們總得走一遭。」

由此地到北京約有二千公里，大約是兩個小時的行程。文祥把飛梭升到一萬公尺高空，白絮一般的浮雲，成堆地平鋪在腳下。

「我以往連做夢都是踩著雲的，我不喜歡雲在我頭上。」衣紅說。

「那妳不能去月球。」文祥肯定地說。

「我為什麼要去月球？」

「因為我住月球！」

「喂！文大爺！你給我聽清楚，我們是同道，不是同居！」

「我是說行道呀！妳也去過月球，那裡踩不到雲的！」

「我倒要試試，只要我願意，就踩得到！」

「雲是不能隨便踩的，說話要合情合理！」

「我馬上踩給你看！」

「說正經的！我發覺妳經不得激，一激妳就動。」

「哼！那還要看是什麼人，不相信你激激看！」

「妳是說我激不動？」

「不是激不動，而是激動得讓你消受不了！」

飛雲梭有穿透電離罩的功能，可以直達香山區。由於所有住家的入口全部在地下道內，電腦便選了一個最近的直達車站降落。

兩人下梭後，飛雲梭自動隱去。站上來往的行人，眼見一飛梭從天而降，隨即隱去，卻也視若無睹，見怪不怪。

下了梭，二人轉到直達車道，選了二一四五號，立刻有影像出現面前。一個年約六十的長者問道：「這裡是周宅，請問找哪一位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們是從雲南來的，有周瓊英博士的消息，要面見周議士。」

老者神色緊張，急道：「有小姐的消息？是好是壞？」

文祥說：「有好有壞，要請周議士指示。」

老者忙說：「請兩位等一下，我去請示。」說罷，影像便消失了。不久，老者又出現了，問道：「你們有沒有什麼憑據，不然我怎麼知道是真是假？」

文祥說：「大概一個小時前，周博士和周議士曾聯絡過，我們前來報告詳情。」

老者便說：「那麼，請上車吧！」

老人才說完，一部精緻的雙人座直達車已駛到面前，二人上車後，車子即加速前馳。約有一分多鐘，經過一個甬道，車行向上，停在一個偌大的花園中央。兩人一看，坐的竟是園中的一個涼椅。這花園看上去有數十公頃，眼前是一條筆直的碎石路，直達

一棟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典建築。

石子路兩旁有各色奇花，分種在兩個整齊的花園中。那花園利用四方連圖案，將常綠灌木圍成一米高的樹牆。轉角處皆有五顏六色的高腳花盆，佈置成一個複雜的迷宮。

巨宅後方是遍山的黃蘆，此時八月剛過，但在叢綠梢端，已有不甘寂寞的金黃葉尖搶著探出頭來。在以往，西北狂風挾著沙塵，總是漫天鋪地，呼嘯肆虐此處。自從有了電離罩防護後，香山便如香妃一樣，讓人感到無比的平和與溫馨。

大門呀然而開，一群高大兇狠的杜賓狗搶先衝出。牠們耀武揚威，伸舌揚首，作勢欲撲二人。

衣紅嚇了一跳，衣娃馬上說：「這些都是幻境，周議士喜歡擺排場。」

接著宅內走出一位老人，向二人招手說：「二位請進。」

文祥與衣紅相偕前行，剛剛抬腳，眼前一暗，已經進入了一個富麗堂皇的大廳。正前方是一幀高及屋脊的立體寫真，一位年約四十的中年人，全身所佩帶的勳章及綵帶，完全掩蓋了他的衣服。在他腳前，或伏或立的，正是那群杜賓狗，一個個威猛生動，彷彿就要衝過來一般。

尚像兩側各有一根合抱、鑲金雕空的擎天龍柱，曲鬚卷鱗，神態夭矯。龍柱之上有一碧玉橫樑，其上盤雲鏤月、針松箭竹，精美異常。沿著牆壁便是一些名人字畫、卷軸中堂等應景裝飾。

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兩個側壁上各懸掛著一張與牆壁等大的支票。那都是原本複製後再放大的，一張是美國花旗銀行，另一張則是中國人民銀行的本票。色澤晦暗，還有折疊的痕跡，不僅沒有美感，放在這裡簡直可以說是不倫不類。

四壁之下是與人齊高的矮櫃，裡面擺滿了各式獎盃獎狀，大大小小，一共三層。由於是虛擬實境，空間可以自由應用。有經驗的人一看就知道，這些獎盃的排列方式顯然經過壓縮。也就是說，若是真實狀況，這個大廳應該再大上五倍。

最精采的還是那形如寶蓋、綉圍珠絡的水晶吊燈，一般吊燈都是垂蕊形，以便將光線攏聚在中間，水晶的裝飾也比較節省。這個吊燈恰恰相反，一粒粒大如拳頭的五色水晶，各在一組可調控的燈光下，密密層層的從四角向中央頂點延伸。看上去萬彩繽紛，流輝齊泛，有如無數精靈在玄界舞弄。

沙發茶几等家具自是精美絕倫、舉凡堅實的結構體，其材料非金即玉，倒還沒有什麼稀奇。那椅背地毯等柔軟之物，則一律採用「霧縠羽綃」，這種高貴的奢侈品實際上是用聚合纖維，將絨毛的直徑抽到只有羊毛的千分之一。不要說絨毛吹氣若飛，人只要一靠近，在靜電感應下，纖毛就溫柔地吸附在皮膚上。

儘管在新時代裡強調人人平等，但人總有高矮胖瘦，分別在所難免。所謂奢侈品，在電腦時代真正擁有的人不太多，當然在夢中又當別論。像「霧縠羽綃」之類的產品，在全世界都是限量供應，以中國地區為例，夠資格的人還不到一打。

衣紅和文祥是真不識貨，一屁股坐了下去，完全感覺不出有什麼特別。等他們坐穩了，茶几上即伸出目錄。衣紅點了個「靈石空青」，不久，一杯乳白飲料便移到衣紅面前。那杯子係用溫白軟玉通體挖空製成，形式古樸，靈石空青則散發出濃郁的異香。衣紅喝了一口，那乳液緩緩流入喉頭，香腴潤滑，美妙無比。

文祥則點了「瓊漿玉露」，一個高腳水晶杯漾著金黃汁液，杯口還懸著一片三色果。這種瓊漿是一種蒸餾酒，加了這片三色果，香味是出乎意料的清爽。

等了一會，尚無動靜，二人東張西望。突見那畫上的中年人微微一動，竟然變成真人走出。二人連忙起身致意，那人在主位上坐下，開口便問：「你們認識瓊英？」

文祥說：「是的。」

周議士又問：「熟不熟？」

文祥說：「要看怎麼說了。」

周議士說：「你們來有什麼事？」

文祥說：「那要看周先生對令媛瞭解多少？」

周議士不悅，道：「瞭解多少？她是我的獨生女！」

文祥說：「但是一年難得見一次面。」

周議士臉色一變，不耐煩地站起來，他走到那張美金支票下面，對著支票注目了一會，頭也不回地說：「你知道這是什麼嗎？這是我挹注國際避險基金的明證！十億美金！你們知道嗎？十億美金，在當年，是一些國家全年的國民生產毛額！哼！國際避險基金！連世界十大銀行都束手無策時，只有我能救他們！」

文祥順著他說：「是的，我們很景仰您！」

「景仰？」周議士又走到另一張支票下，說：「二〇〇七年，全世界氣候大反常，天災頻頻，數千萬人民流離失所，我一個人捐了五十億人民幣！」說到這裡，周議士戛然而止，望著那齊天的吊燈，等著文祥和衣紅的反應。

文祥不知道要如何接下去，方才那一句已經讓他覺得夠肉麻了。室內的空氣僵冷，周議士發覺情況不如預期的，他卻沒有準備下台階。

「那次洪澇，我爸爸也捐了十塊錢！」衣紅說。

「十塊錢？妳說那叫捐獻？」周議士大步走向位子。

「可是，那是我家一日所得！」衣紅抗議道。

「哼！人人都像妳，豈不都淹死了？」

「剛剛相反，就是因為有人死要錢，把森林砍光了，把湖泊圍光了，只顧發死人財！所以才會淹水！」衣紅大聲說。

「小姑娘！妳懂什麼？」

「周議士！我們千里迢迢來到這裡，是為了令媛的生死大事！如果你不關心，我們立刻就走！」衣紅實在受不了了，立刻站起來。她東看西看，哪知這客廳像一個大型獎品展示櫥，到處堆滿了裝飾品，就是找不到出口！

衣娃在她耳中說：「這樣對嗎？」

衣紅用指語說：「放心！這是利用人性！」

文祥也覺得衣紅太冒失，一直向她使眼色，自己則安坐不動。

周議士一下子楞住了，他一生中沒有遇過這種場面，完全無法以經驗法則應付。他出生在二十世紀末，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，全國由左到右轉了個大彎。他父親的果菜公司首先聯合縣內農戶，實行統一經銷，不到幾年就成了巨富。他原名周金柱，在世紀末接掌了父親的事業，歷經千禧年大蕭條而不倒，人們戲稱「周不倒」。他覺得這個名字比「金柱」響亮，便正式更名為周不倒。

周不倒發現生化科技在未來必然舉足輕重，便送獨生女兒去學遺傳。他自己則全力投入生化農業，由有機蔬菜到基因工程牛肉，無不大受歡迎。正好又趕上世紀初的環保工業，事業一帆風順，名列世界百大企業的第二十九位。

在他一生中，只有兩個人敢對他「無理取鬧」，一個是他的妻子，在二〇〇九年自殺身亡。另一位便是女兒瓊英，她在取得生化博士後，因為目標不同與他反目，自後便很少回家。今天上午倒是作了一次影音通訊，控訴電腦當局派人搗毀了她的實驗室。

眼前這位女孩，音容舉止雖然不似他的妻女，但是那種神態正是普天下男士所無法忍受，而又不得不忍受的一股盛氣。

要說男人賤，不能說全無道理，因為父親攜帶著生命的訊息，肩負傳遞的任務。但正確的說法，應該是大自然在演進過程中，

父性是播種者，母性則具有保護生命的職能。幼體在有危難時，完全依賴母性的勇敢與機智，一次又一次地驅離了強大的獵食者。

父性播種及狩獵的功能，當然需要強而有力的體質。可是生命是一種完整的機構，個體生命只是其中的一粒原子、一個細胞。在整體規律下，偶而遇到非不得已的因素，獵食者往往也能尊重護犢的母性，生命因而得以永續。

當母性發威時，經常散發出一種神聖的光輝，那完全是超乎意識、不具理性的行為。然而父性也有其因應之道，若係虛偽、不必要的姿態，便很容易在一些細微的動作中洩漏出來，唯有真誠的，有利於生命傳衍的，較易獲得母性的青睞。因此兩性鬥法，時真時假，有虛有實，而最後得勝者往往是生命整體。

假若有人誤解「生命整體」就是「性」，那就大錯而特錯了。因為「性」只屬於兩個參與的對等實體。如以「生命體」的存在為「私」，「生命現象」的永恒是「公」，則「生命整體」指的是讓個體生命得以發揚光大的整體現象。因此，「性」是私，而「性徵」是公，在大公之前，小私是不值一哂的。

在本能上，周議士對他妻女之私，很容易以自我需求去判斷。而面對衣紅的態度，他卻舉棋不定。當然，他大可把這兩個人趕出去，結果呢？有利於自己的女兒嗎？能瞭解這件公案的真相嗎？如果不瞭解，今後的發展不會有偏差嗎？再說，他對女兒也有父性的矛盾，於公於私，他都不能輕舉妄動。

可是，他能接受嗎？

衣紅見文祥安坐如山，她真的惱怒了。難道連配合一下演場戲都不能？文祥怎麼把自己當做不知好歹、沒有大腦的小姑娘？這種道侶不要也罷！

衣紅找不到門，便不再瞎找了。她想，周議士既然能從肖像裡出來，自己也能從那裡出去！她想到就做，立刻走到肖像前，這才發現那幅立體畫像竟是離子顯像技術製成的。她大聲對衣娃說：「我命令妳，立刻給我開門！」

周議士一怔，這位姑娘不僅脾氣大，口氣也大！果真電腦受命於她，內室便要曝光了。他忙阻攔道：「喂！小姑娘！妳怎麼可以進我的內室？」

「我不是小姑娘！」衣紅最忌諱這個事實。

「那我怎麼稱呼妳？」周議士的聲調柔和了。

衣紅乘機下台，說：「我叫衣紅，您可以叫我衣紅。」

「衣紅？這個名字很特別。」

「那我該叫你周伯伯吧！我和瓊英姐本來就互叫名字的。」只要衣紅想撒謊，一向是臉不紅、氣不喘的。

「衣紅，過來坐下嘛！」周議士軟化了。這也是千古鐵律，男性在女性面前是沒有「丟臉」這回事的，尤其面對年輕貌美的女性，就要改稱隨「風」而「流」了。

「周伯伯，請您不要見怪，我見過很多假仁假義的人。像周伯伯這樣急公好義的真君子實在太少了。」先教訓，再安慰，這是母性最慣用的伎倆，不算虛偽。

「呵！呵！妳太客氣了。」周議士心窩裡甜甜蜜蜜的。

「真的，連純淨的宗教都有人用貝幣去包裝，結果人們只看到金光燦爛，心靈都麻痺了。偏偏社會上人人姓資，個個為私，像周伯伯這樣的偉人，不但不貪財，還要調世濟民，實在太高貴了！」

「噢！哪裡！哪裡！」周議士笑得嘴都合不攏了：「衣紅，妳喝不喝飲料？」

「我剛喝過靈石空青。」

「喔！那是唬外行的，不過是牛奶加魚膠和生化香精罷了。等一等，我去拿真正的靈石空青來！」周議士的心活過來了，腳步輕快了，連跑帶跳的回到裡間去了。

文祥納悶地問：「妳怎麼了？」

衣紅氣憤地說：「我怎麼了？你搞清楚目的沒有？」

文祥說：「如果不改口，怎麼辦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不改口？那誰來享受真正的靈石空青？」

不一會，周議士又從那幅畫裡走出來，只是這次他成了侍者。手中端著的一個銀盤盛了一個小壺，和三個四公分高、半透明的碧玉薄坯杯子。他一出現，空中就瀰漫著一股清幽無比、爽心怡神的氣息。

文祥站起來準備接手，周議士卻讓道：「不要客氣，這種東西很精緻，手續一點都不能馬虎，一錯就什麼都沒有了。」說著，他小心地把盤子四平八穩的放在茶几上，兩手不斷地搓著，好像發現了新大陸一樣，興奮得不知所措。

「這麼小的杯子？」那杯子的容量比湯匙還小，和小飛梭一樣精巧可愛。

周議士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神秘地說：「老實說，真不知道是托誰的福，居然今天得到了『玉實』！這靈石空青本是一種生化飲料，是針對人類的嗅覺神經設計的。由於它的蛋白質分子結構非常複雜，生產工序極端繁難，只要錯置了一個分子就全部泡湯。這麼多年來只生產了一瓶，我嚐過一兩次，除了新奇之外，也不怎樣。」

「剛才衣紅說她喝的是靈石空青，我一時衝動，想請她嚐嚐真品。等我進去了，才想到已經很久沒有動用了，這種東西很容易揮發，可能已經乾涸了。可是等我開瓶一看，不僅倒滿了一壺，而且香味奇佳，剛才我偷偷喝了一口，簡直是人間極品！」

「周伯伯，您說的玉實是什麼呢？」衣紅的口也甜了。

「咳！瞧我興奮得語無倫次了，這靈石空青的製作過程很特別，它的蛋白質結構上有三個鎂離子，多了少了都不行。因此要用一種特殊的軟玉做容器，而且質地要純，不能有其他的金屬雜質，所以叫做『靈石空青』。空青是指這種液體很容易揮發，如果品質合乎理想，結構與容器接近，便會與碧玉同色，稱做『玉實』。」

「您以前沒有得到過嗎？」

「是呀！因為我們發覺用高純陶瓷效果更好，便捨棄玉杯不用，結果只得到白色的液體。其實我們也只是在古籍上看到，依法炮製，不知果真有碧綠的。」

「周伯伯！這樣說來，我們不能領受這樣貴重的珍品，您還是保留著款待佳賓吧！」衣紅說得很懇切。

「什麼話？衣紅！如果不是妳，我哪裡會想到再喝它？傳說中玉實只有在機緣遇合之下才會出現。不要客氣了，我們先享受吧！」

只見周議士輕輕把三個杯子整齊地排成一列，然後用指尖小心地拎起那個比筷子還細的壺柄，慎重地對兩人說：「這壺內有防止揮發的暗蓋，空青一倒出來，馬上就會快速揮發。你們千萬不要等，我一倒完，拿到手立刻灌進嘴裡，等著享受。」

二人會意，周議士立刻一傾壺身，一條碧綠的細流直注杯中，同時一股清香溢滿室內，令人有漫步雲端之感。周議士捏著壺柄，飛快地在三個杯上來回移動，杯中湛綠宛如翡翠，剛倒了半杯，壺內已涸滴不遺。

周議士把壺一放，說聲：「快！」立刻將杯子往嘴裡一丟，唇舌略移，將液汁吸光，再將杯子吐出，闔眼不動。衣紅是有樣學樣，往口中送去，用舌頭舐光液汁，再吐出杯子，同樣緊閉雙目。只有文祥還矜持著，舉杯仰頭，哪曉得那空青揮發得極快，才一半到口，另一半已經散逸在空氣中了。

就這麼一半，文祥已經覺得神魂半飄，口中彷彿化為一個無邊的大澤，有一股氣息，已經分辨不出是什麼，只能肯定是某種橋樑，貫通了古今中外，把時間空間都串連起來。文祥憶起兒時種種，是那樣的親切、溫馨。連大人的打罵也都像陣陣輕柔的和風拂在

身上，讓人感到無比的安祥。

不可避免的，小倩出現了，一切是那麽美好。連她半眯著眼躺在別人懷中，都讓文祥發出軟玉溫香的綺想。當然，太空船抵達火星的那一剎，似乎是永恆的記憶。從衣紅身上的體熱，到她嬌媚的笑語，恰似冬陽煦煦，有若蓬萊仙音。他可以細細品味每一細節，也可以停格、倒帶，比諸任何先進的電子功能都不遜色。

但是，不同於虛擬實境的外在刺激，這是內在的感覺世界。身體完全不存在了，沒有得失榮辱，沒有痛苦歡愉，有的是無限的記憶，就像本存於宇宙的一本書，一頁一頁翻開時，那些感覺立即又鮮活了。只有在這樣的天地裡，人才領略到，個人的經歷原來只是宇宙整體的一部分。

良久，文祥醒過來，身上是無比的清爽，神思也極端明晰。他回憶剛才的一切，絲絲入扣，就像正在發生一般。

文娃突然在他耳中說：「這不是周議士的靈石空青，我們為了酬謝你們，特別假他的手讓你們享受的。其實師父早就說過，這種感覺全在主觀條件，一般人只是愉悅而已。只有修道人，在得道之後，隨時可以進入『道』的境界。」

原來如此，文祥用指語說：「你這不是賄賂嗎？」

文娃說：「只能算是內線交易，周議士這一關非過不可。」

過了一會，衣紅也醒過來了。她紅著臉，含情脈脈地望著文祥，似乎千言萬語盡在那一瞬中。文祥忙用指語通知文娃，叫她告訴衣紅。

只見衣紅笑了，用指語說：「轉告文兄，我還是要好好謝謝周議士！」

其實周議士也醒了，半晌，他還捨不得脫離那種感受，閉著眼盡情流連。當然，他曾是商場老手，不探出虛實，他是不會輕舉妄動的。

衣紅腦中千迴百轉，想了不少策略，只待他一醒來，就要讓他入彀。

等了半天，她發現周議士眼角抖動，這才知道他早已醒了。機不可失，衣紅立刻用指語對文娃說：「告訴那位傻兄，叫他陪我演戲，不許穿幫。」

文祥搞不清她又要鬧什麼鬼，也用指語說：「放心演吧，我來頒獎。」

只見衣紅望了周議士一眼，滿面愁容，壓低了嗓音，悄悄對文祥說：「文哥，待會千萬小心，不要把席克人大法王的事說出來。周伯伯是好人，我們不能害了他。」

文祥不會演戲，但是他以往做過多媒體，對這行也不陌生。便也悄悄地說：「放心，由妳一個人說，我不開口便是。」

「還有一點要小心，我們是負責暗中保護伯伯的，絕對不能讓他知道。」

「放心，妳放心。」

「待會我跟伯伯談話時，你找個機會，說要去盥洗室，以便向當局報告。」

「好，放心。」

「放心！放心！我才不放心哩！不然上次怎麼會失手？」

「上次？哪一次？」文祥搞糊塗了。

「傻蛋！還有哪一次？」

「嘎！那一次！」

「是呀！不然我們也不必老遠進京來。」

「是，我會小心！」

「別自責了，又不是你的錯！」

「那是誰的錯？」

「當然是當局呀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其實也不能怪當局，是議會的決策錯誤。可是，這種事又怎麼能怪議會呢？」

「妳說的也是，誰也不能怪。」

「你又鄉愿了！」

「那妳要我怎麼說？」文祥這才發覺配角很難當。

「是那些專家失職呀！議士們要懂這麼多專業知識，要專家做什麼？」

「妳說的都對，妳有理。」

「不能再說了，看樣子伯伯快醒了，千萬記住，不要穿幫！」

這種貓捉老鼠的遊戲，衣紅最是拿手。周議士雖然醒了，如果仍沈醉於剛才的情境，就會與未醒神似。人的眼睛其實很難說謊，酣眠狀態下眼珠是不動的，呼吸也是平順的。如果在做夢，眼珠就會急劇轉動，呼吸也隨著起伏。

衣紅剛才看到周議士眼角抖動，呼吸則很平順。這表示周議士在自我控制的狀態下，很顯然他故意裝睡，想要打探一下兩人的底牌。

衣紅把爪牙都裝好了，先培養一下情緒，戴上一副同情、溫婉的面具。那是貓族慣有的習性，伸伸懶腰，找個地方蹭蹭身體，好讓對手放鬆神經。

周議士滿以為刺探了不少軍情，老鼠當然有老鼠的打算，誰知道哪隻貓呢？說不定還是隻老虎哩！他被稱為周不倒，也是個狩獵能手，不過，他倒從來沒有獵殺過小於狐狸的動物。更何況各種機緣湊巧，打心底說來，他已經喜歡上這隻獵物了，是他的同類，夠勁兒；又是異性，天生自有一股吸引力；再加上靈石空青的影響，他徹底繳械了。此時此地，他只想捉來玩玩。

周議士伸了伸懶腰，身體在沙發上蹭了兩蹭，既不像貓又不似虎。衣紅先發制人：「伯伯！這是什麼飲料？簡直讓我做了神仙了！」

「呵！呵！呵！老實說，我也是第一次有這種感覺，虛擬的感覺實在不能相比。」周議士笑得很慈祥，眼睛都眯成了一條縫。

衣紅判斷他這幾句話還算老實，便說：「怎麼會呢？」

周議士眼睛更細了：「當然是托妳的福囉！據說這種事是要機緣湊合的。」

嗯！第二次眯眼加了點力道，誠實背後有詭詐！衣紅低下頭，嬌羞地說：「伯伯說笑話了，我才是托伯伯的福哩！」

周議士把三個杯子和小壺放回盤中，拿起托盤，對文祥、衣紅說：「兩位請先坐一下，我把這些器皿收拾好就來。」

「為什麼不用機器人呢？」文祥問。

「這些器皿非常珍貴，給他們拿我不放心。」

這次倒是很快，不到一分鐘周議士就出來了，他邊走邊說：「唉！衣紅！瓊英如果有妳的百分之一就好了。她倔強得像隻駱駝，我們父女從來就沒有好好的談上三句話！妳想想，我把以往企業的資產換算給當局，相當於十億貝幣！我又只有這麼一個寶貝女兒，父女不和，叫我怎麼辦？」

「伯伯，您的心太好了！瓊英姐有她的路，由她去吧！十億貝幣當然不少，可是如果您活上十億年，那也不算多了！」

「紅兒！」周議士簡直是傾吐心聲了：「我哪能活十億年？如果家庭不幸福，生活沒有樂趣，度日如年，什麼都是假的！」

「伯伯不能這樣說！您是重要人物，是人類的希望！人生哪能兩全？您把精力全放在人類的福祉上，當然會失去天倫之樂。恕我冒昧，這錯在瓊英姐，她應該體諒您的。」

「唉！妳為什麼不是我的女兒呢？」

這是瓜子還是魚鉤？衣紅不能應戰，馬上變計，她只要心一擰，眼圈立刻就紅了：「唉！伯伯，別談這些，哪家沒有些難以啟口的事呢？」

衣紅回過頭去擦眼淚，同時對文祥眨眨眼，示意他趕快去盥洗室。文祥已經被她的演技迷惑了，他實在無法想像，一個人瞬息萬變，怎麼會有好幾張面孔？眼前這位衣紅，難道就是他迷戀的那一位？

周議士親切地說：「能告訴伯伯嗎？」一個人數了，另一個卻擋在路中。

衣紅輕輕地說：「伯伯是長輩，當然可以。」

文祥覺得奇怪，衣紅會有什麼事要告訴周議士的。如果有，他當然要知道，萬一是技倆，他也要好好學習一番。

周議士說：「有伯伯在，天下沒有解決不了的事！」

衣紅見文祥一動也不動，時機稍縱即逝，急得只好用指語說：「叫他快滾！」

文祥如夢方醒，心裡有點懊惱，這麼精采的話題，他怎麼捨得離開？只是兩人有言在先，他只好對周議士說：「我能不能借用一下盥洗室？」

周不倒舉手朝畫像右側一指，那邊一道小門便開了。他揮揮手，示意文祥自便，身體則往衣紅方向挪了一下。

「唉！在我參加……」衣紅突然警覺到什麼似的，直到文祥關了門，她才接著說：「總之，我有個男朋友，我決定嫁給他。媽媽說，這年頭不時興結婚，要我在家裡永遠陪著她！」淚珠在眼眶裡打滾，她強忍著，硬給擠了回去。振作了一下，求助道：「伯伯！您說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「這怎麼可以？」周議士義憤填膺：「不要理她！我們議會曾經立法，保障人的自由意志行為！」

「可是，她是我媽媽呀！」

「媽媽也不行！她如果敢妨礙妳，讓我替妳主持公道！」

「真的？謝謝伯伯了。」衣紅向周議士低頭作禮。

周議士窩心不已，直說：「這算不了什麼！這只是我的職責。」

「我曾經跟瓊英姐提過這事，不知怎麼搞的，我一提，她就哭成淚人兒。」貓兒施威了，一爪抓中要害。

「是嗎？」周議士有點慌亂，話題已經超出他的腳本了。

「她跟我說，她愛上了一位一窮二白的王博士，她怕您會反對！」

「反對？怎麼可能？」

「是呀！我就說，像伯伯這樣維護人類自由的人士，一定是觀念正確，立場公正。所以我一直勸她，總算她同意了，說會找個機會，當面和您好好溝通一下。」

「真的？」獵物已經在手掌中了。

「只是，另外有個中東人也在追她！但是瓊英姐並不喜歡他。」

「啊？是嗎？」

「昨天下午，我們正在王博士的工作室，那個中東人來談判，瓊英姐責備他幾句，那人就把瓊英姐綁架走了。我們追過去救援，結果沒有找到姐姐。我一急，不小心用中子槍打中了氫氣槽，結果把那個中東人的實驗室給炸毀了。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老鼠被踩到尾巴了。

「我的意思是，瓊英姐在那個中東人的武力威脅下，希望您授權我們去救她！」

「這個我不擔心！妳說妳……把那個實驗室給炸毀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天哪！我三百萬貝幣原來是斷送在妳的手裡！」

「不可能，那是大法王的實驗室！」

「妳好大的膽子！炸毀了我的實驗室！那是我投資的心血！」周議士怒不可遏，站起身來，一步一步向衣紅逼近。

衣紅萬萬沒有料到，她的老鼠竟然是條毒蛇！再狡猾的貓，一碰到蛇也得退避三舍。她連忙跳到沙發後面，眼看周議士齜牙裂嘴，滿眼紅絲，步步逼進，一副必得之而後快的兇像！她又逃到展覽品旁邊，三百萬貝幣顯然不是小數目，周議士顧不得那些珍藏，把櫥櫃一個一個推倒在地，怒吼道：「賤人！妳給我賠來！」

衣紅知道這不是講理的時候，急得大叫：「衣娃！救命！」

衣娃說：「妳快逃！我無權制止議會的議士！」

那些櫥櫃剛剛才被推倒，像裝有彈簧似的，馬上又立了起來。兩人之間好像有個橡皮墊子，周不倒怎麼都衝不過去。

周議士挽起袖子，指著衣紅道：「賤丫頭，今天要是被你逃出去，我就不算人！」

「文祥！快來！」衣紅只好叫那個獸子。

「周議士！我們是特遣隊隊員，方才你的行為與說詞都已經被錄下來了！你這是觸犯了二〇二四宣言中一二五條，公職人員不得從事任何工商業務，以及憑藉職權，踐踏人權等多項罪行！」文祥早就從盥洗室出來了，他一直站在耀目的獎盃旁邊。

「哈！哈！哈！特遣隊！居然算計到我頭上來了！你們知道我是誰嗎？」

「你是人類議會的議士！你更不能知法犯法！」文祥說。

「哈哈！好笑！議士又算什麼？有好幾百個！我是你們的頂頭上司！」

「我們執行任務，不管來頭！」

「哼！執行任務！憑什麼？你不怕死？」

「我有事實為證！」

「事實？哼！一切要講證據，你的證據呢？」

「已經錄下來了！可以呈堂作證！」

「哈哈！哈哈！」周議士笑得前仆後仰：「你用什麼錄的？我早就知道你們的身份了！剛才進去時，我已經把電腦的記錄和傳輸功能都關閉了！」

「你關不了的！」

「對你們是如此！但是我有特權！我可以！」

文祥對著右腕上的佛珠說：「請播放剛才周議士談話的影音。」

說罷，一道圓光在空中升起，一點不錯，正是剛才的全部實況！

這下猛蛇變毛蟲了，周議士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等他確定無誤，不由得跳腳大罵道：「一定是電腦當局騙了我！嘿！沒關係，議會同仁只要知道電腦當局膽敢使陰謀搞欺騙，就會將全世界的電腦通通關閉！你們要知道，我犯了什麼天大的罪都不怕！大家怕的就是電腦控制人類！」

「你又錯了，電腦是被你關了，我用的是圓光，是佛法！周議士你可以反對電腦，但是你休想反對佛法！」說著，文祥將右手一抬，一道祥光在空中緩緩浮起，外面有金、紅、綠三色光圈，正中跌坐著如來佛莊嚴法相。室內頓時檀香陣陣，梵唱隱隱。

衣紅一見，立刻跪下叩首。

周議士雖然不是佛教徒，但他見多識廣，知道這不是普通的電腦幻象。的確，新世紀以來，由於理性日益昌明，人類對宗教的信仰也由「認識」重新開始。在地球上自認是佛教徒或傾向於佛教「唯識宗」信仰的人，大約有五十億以上。

衣紅叩完頭起身，看看周不倒臉色如土，是捕捉老鼠的不二良機了，便對文祥說：「文哥，你不要模糊主題，我們的任務是來保護伯伯，就算他支助大法王吧，我猜那也只是為了瓊英姐。現在，大法王下了暗殺令……」

「他下暗殺令？為什麼？」周議士緊張了。

「因為我在炸實驗室時，不小心說是伯伯您下的命令。」

「天哪！妳怎麼可以這樣說？不是害死我了嗎？」

「伯伯！我說過我錯了嘛，可是怎麼辦呢？這樣吧！實驗室毀了也不是壞事，三百萬貝幣對您算不了什麼！這些證據我們馬上清洗掉，怎麼樣？」

「真的？不留底？」

「當然，我騙您做什麼？」

「妳為什麼這樣好？」周議士馬上又警戒起來。

「唉！誰叫你是我的伯伯呢？既然已經叫你伯伯了，我能反悔嗎？」

「妳一定還有條件！」

「噯！是的，伯伯！您一定要答應！」

周議士臉色蒼白，無奈地點點頭，說：「既然到了這個地步，妳說吧！」

「伯伯，我希望您下令，讓我們把瓊英姐救回來，將大法王繩之以法。」

「這叫條件？」

「是呀，這就是我們來的目的呀！」

「老天，妳為什麼不早說？」周議士吁了一口氣。

「其實也沒有那麼嚴重，大法王很喜歡瓊英姐的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我當然贊成，只是為什麼要我下令呢？」

「因為電腦又笨又頑固，當局說，大法王在城區之外，他們不管。」

「是的，這有明文規定。」

「那要我們怎樣保護伯伯呢？明明知道大法王在那裡，我們卻不能動手。」

「那妳怎麼炸實驗室的？」

「伯伯，我說過我錯了嘛，因為電腦不支援，靠這個傻小子那點佛法，只能唬唬外行。否則我們早把瓊英姐救出來了，還炸實驗室幹嘛？」

「好！我負責跟議會溝通，授權你們逮捕法王，但是你們不能失敗啊！」

「伯伯！光授權我們有什麼用？還要電腦支援才行！」

「電腦支援？那是大事一件！議會同仁最怕電腦擴權！」

「伯伯！這怎麼能算擴權？這是替您除害呀！大法王下了暗殺令喲！」

「可是，早上瓊英在影音中告訴我，說被當局迫害！要我停止電腦的權力！」

「伯伯！她還能怎麼說呢？我炸了實驗室，法王能不恨嗎？法王擄走了瓊英姐，以瓊英姐的個性，她會服氣嗎？她難得跟您聯絡，一開口就要您停止電腦的權力！難道這裡面沒有玄機嗎？唯一的解釋是，法王聽說您下令殺他，心裡怕了，他希望電腦停擺，這樣就沒有人能保護您了，所以逼著瓊英姐這麼說。」

「妳的話不能說沒有道理，但是我怎麼知道真相呢？」

「伯伯！唯一的真相是，誰要害您？誰要救您？如果我要害您，還會把證據毀掉嗎？再說，您真能停止電腦的權力嗎？議會想通過，人民也不依吧？如果有人問起來為什麼讓電腦停權，是不是要調查一番？伯伯投資的事一曝光，那是誰害您呢？」